

意外范畴研究述评*

强 星 娜

提要 与意外范畴相关的语言现象及理论问题是近年来国内外语言学界研究焦点之一。本文就“意外”是否独立语法范畴、意外语义的表现手段这两个问题对国外相关研究进行综述,并对汉语学界的相关研究进行述评。

关键词 意外范畴;反预期;示证范畴;认识情态

一 引言

吃惊(surprise)是人类都具有的情绪之一(Ekman 1980; Izard & Malatesta 1987),是面对意外事件时一种突发的短暂心理、生理状态。吃惊会从一些面部特征反映出来,如睁大双眼、嘴唇开启等。语言作为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和思维工具,也是表达吃惊的重要手段之一。

Delancey(1997)提出“意外”(mirativity)^①是一个跨语言存在的独立语法范畴,它标记的是令说话人吃惊的信息,与标记信息来源的示证范畴(evidentiality)^②有本质不同。近年来,与此相关的语言现象及理论问题已成为国内外语言学界的研究焦点之一。国际性学术期刊 *Linguistic Typology* 2012 年第 1 期 6 篇文章中有 5 篇都与这一课题相关,且部分观点针锋相对。下面我们将围绕“意外”是否独立语法范畴、意外语义的表现手段这两个问题对国外相关研究进行梳理,然后对汉语学界的相关研究进行述评。

二 “意外”是否独立语法范畴

探讨意外范畴,不能不谈到与之关系密切的示证范畴和认识情态(epistemic modality)。

2.1 示证范畴与认识情态

示证范畴标记信息来源。在有示证范畴的语言中,经常出现的语义参数包括视觉的(visual)、感觉的(sensory)、转述的(reported)、引用的(quotative)、推断的(inference)和假定的(assumption)(参看 Aikhenvald 2004:63)。

作者简介:强星娜,女,上海人,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文学博士,现为北京语言大学副教授,研究方向为语言类型学、现代汉语语法、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语法研究。电邮:qiangxingna@163.com

* 本成果受北京语言大学校级项目资助(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项目批准号为 17PT03;北京语言大学学院级科研项目资助(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项目批准号为 15YJ080138。

① 有关 mirativity,国内目前尚无一致译名,王健(2013)译为“意外范畴”,邵明园(2014)译为“新异范畴”。

② Evidentiality 在国内语言学界有不同的翻译方法,可参看樊青杰(2008)。

认识情态反映说话人对命题真实性的判断。在 Palmer(2001:22)的分类系统中,认识情态和示证情态并立,同属于命题情态(prepositional modality)的次类。也就是说,情态包含示证。而在 Chafe(1986)看来,二者的关系正相反,示证范畴狭义上指信息来源,广义上还包括说话者对知识的态度。Bybee et al.(1994)主张“交叉说”,即示证和情态是两个不同但有交叉的概念,他们认为认识情态只涉及言者对命题确信的度,而示证则涉及信息的来源。

信息来源直接影响到言者对命题的确信程度,说话人对直接获得的信息(如视觉的、感觉的)确信度明显高于间接获得的信息(如转述的、推论的)。换言之,信息来源是一个相对客观的存在,而认识情态具有明显的主观性,表示信息来源的示证标记常会引申到认识情态领域。如北京话“人说”在指明信息来源的同时也可能暗含说话人的主观态度(乐耀 2013)。

2.2 意外范畴与示证范畴

对语言中“意外”现象的关注起源于对示证范畴的广泛、深入调查。起初,“意外”被认为只在个别语言中存在,并被视为示证范畴的小类(详见 Chafe & Nichols 1986)。自 Delancey(1997)提出“意外”是跨语言存在的独立语法范畴,有关其独立语法地位的争论一直在进行。

2.2.1 反对“独立范畴说”

反对“独立范畴说”的主要有 Lazard(1999)、Hill(2012)、Friedman(2012)。在 Lazard 看来,意外范畴不如媒介(mediative)范畴,后者是听说、推断和意外发现(unexpected observation)这三种语义更为抽象的概括。Lazard 认为,人们说话时会在使用中立的(neutral)、不做任何评论的客观陈述,或者使用示证这种有标记结构之间做出选择。作为一种有标记结构,媒介范畴跟加强断言的示证性有关。他反对“独立说”的另一个理由是,示证范畴和媒介范畴都使用语法化了的标记,但所谓的“意外范畴”在很多语言中并没有专门手段,只是其他范畴意义(示证、时、体等)在特定语境中获得了意外之义的解读。

Hill(2012)观点直接体现于文章题目“‘Mirativity’ does not exist”。他认为,Delancey(1997)错误解读了拉萨藏语“hdug”的意义,“hdug”只是表感觉的示证标记^③,但在特定语境中有“吃惊、意外”的含义。文章进一步逐一论证 Delancey(1997)、Aikhenvald(2004)所举的其他几种语言材料中所谓的“意外”其实是受了感觉示证标记的影响。土耳其语“-mİş”被 Delancey(1997)认为是非常典型的意外标记,但 Hill 认为已有的解释,即“‘-mİş’用于有关说话人不直接/完全有意识参与的事件的描述中”已经足够,这个范畴更适合用“媒介”或“间接的”描述。文章最后,Hill 说到:“所有语言都有表示意外的方式,那些语素(morphemes)的意外用法应该被看作它们所有意义描述中的一个部分,但这并不意味着存在一个跨语言有效的意外范畴。只有当语言内部有结构上的形态句法标准时,才能说存在某个语法范畴。”

Friedman(2012)基于巴尔干诸语言材料,也反对将“意外”视为一个独立的语法范畴。他认为吃惊(surprise)、不相信(disbelief)和报道(report)三者共属于 admirativity 范畴。

2.2.2 支持“独立范畴说”

除了 Delancey(1997)外,支持这一观点的还有 Delancey(2001)、Aikhenvald(2004、2012)、Hengeveld & Olbertz(2012)等。

面对 Lazard 等学者的质疑,Delancey(2012)首先明确区分了“意外性”(mirativity)和“意外”(mirative)两个概念。简单地说,意外性属于语义范畴,而“意外”属于语法范畴。意外性常

^③最常用于视觉证据,也可以用于听觉、味觉、触觉和嗅觉。

用词汇化的副词、话语结构(如英语 It turns out that S)、语调、句末评价助词或其他不属于语法结构的手段表示,或者以一些语法结构的某种特定用法来表现(如英语 if 从句在某些语境中不表示条件,而是断言命题的真实性,同时可以表达意外^④)。其次,关于意外性和媒介,Delancey 指出,媒介结构表达“间接性”(如听说、推断),有时说话人直接获得的信息也会采用媒介手段进行报道,这是因为说话人不愿意扮演亲见者的身份,因此对消息的亲历性做了弱化(devaluation)处理。但是意外结构不关心获得信息的渠道,它只是报道一个新信息。与媒介手段的“弱化”正相反,意外结构报道的消息常常是非常重要的。针对“意外”无非是感觉示证标记在特定语境中的解读的观点,Delancey 举了 Magar 语(藏缅语)、Chechen 语的例子说明,直接和间接示证语境都可以使用意外结构(mirative constructions),该结构忽略了直接—间接这样最基本的示证范畴的区分,因此“意外”不属于示证范畴。

为了增强意外范畴的解释力度进而证明其存在的理据,Aikhenvald(2012)、Hengeveld & Olbertz(2012)扩展了 Delancey(1997)的定义,即意外范畴标记的是令说者/听者/主要角色(main character)意料之外的信息。以说者、听者、主要角色为参项,Aikhenvald 细化了意外范畴的语义:(i)突然发现或意识到(sudden discovery, sudden revelation or realization);(ii)吃惊(surprise);(iii)始料未及(unprepared mind);(iv)反预期(counterexpectation);(v)新信息(information new)。理论上讲,上述 5 个语义维度在 3 个参项上会有 15 种取值,但现实语言不会如此复杂。比如 Galo 语、Balti 语中,语义(ii)和(iii)采用同一种形式,有别于语义(i);Dhimal 语里,语义(i)和(ii)采用一种形式,区别于语义(v);Lisu 语的情况更复杂些,共有 4 个意外标记,其中 3 个独立的标记分别标示对说者和第三人的新信息、对说者而言的反预期、对听者而言的新信息,语义(ii)(iii)(v)合用一个意外标记。在 Aikhenvald 看来,用不同的形式标记来区分不同的意外语义也是意外范畴独立存在的证据之一。

Hengeveld & Olbertz(2012)举了不少实例说明意外标记和示证标记可以毫无关系,以此证明意外范畴独立于示证范畴。对意外标记和示证标记同形的情况,他们的解释是:两种标记都来源于结果体(resultative aspect),是同一形式经历不同语法化路径到达不同终点的结果。

2.3 意外范畴与认识情态

示证范畴与认识情态关系密切(参看 2.1 节),而意外范畴是否独立于示证范畴仍存争议(参看 2.2 节),那么,意外范畴与认识情态的“纠葛”就可以理解了。Kim & Aleksova(2003)认为,“意外”主要用于评价说话人的知识,即一个让说话人出乎意料的消息被发现是真的,而说话人的预期与真实状况之间的错配导致吃惊情绪的产生,因此它属于认识情态领域。Palmer(2001)在介绍“知情状态”(knowledge status),即“言谈参与者对某种具体状况的了解和理解”这一概念时,也曾提及,说话人的知情状态既包括他对情况的已知或未知的状态,也包括他的知情方式(亲眼所见还是道听途说)。在 Palmer 的体系中,示证范畴隶属于认识情态,因此他将知情方式视作知情状态的一种。而说话人对情况的未知状态就是所谓“意外范畴”,他引用的例子正是被 Delancey(1997)视为典型意外标记的拉萨藏语“ɣdug”(强星娜 2008)。

④ 比较 B 和 C 两种回答,B 中的 if 从句断言命题真实,而这一事实是新近发现的,反映言者的吃惊之情。

A: [Coming in from outdoors:] The rain's stopped, it's beautiful out! Let's go work in the garden!

B: Oh, if it's not raining, I'm gonna go for a run.

C: Since it's not raining, I'm gonna go for a run.

2.4 小结

综上所述,“意外”是否独立语法范畴的争论尚未结束。反对者主张,独立的语法范畴必须由专门语法化了的形式来体现,在很多语言中,意外语义其实是示证标记(尤其是感觉示证标记)在特定语境下的解读。而赞成者又举出另一些语言的例子来说明“意外”与“示证”也可以毫无关系,尽管它们常常“纠缠不清”。为了增强“意外”的解释力度进而证明其存在的价值,“出乎意料”的对象也从说话人扩展至说话人/听话人/主要角色。

在这场争论当中,或许 Aikhenvald(2012)的倡议更具有现实性,现在是该重新评估意外语义的范围以及它在跨语言中的表现形式的时候了!无论意外之义是独立表现,还是借助于其他范畴、抑或是通过词汇形式,都应该做更深入的研究。正如 Delancey(2012)所言,对于语言类型学研究者来说,最主要的工作是观察:在不同语言中意外性这个语义范畴多大程度上是以专用的语法结构来表示的。

三 意外语义的表现手段

关注意外语义表现手段的相关研究总体上不拘泥于已完成语法化的形式,即无论语义层面还是语用层面,只要可表达意外之义,都是被讨论的对象。

Peterson(2013)对意外语义的表达手段有比较系统的概括(见下图)。



首先,第一层级分为寄生性手段和非寄生性手段,二者差别在于意外之义的获得是否与其他语义、语法范畴相关。可独立衍推(entail)出意外之义的是非寄生性手段,由其他范畴蕴含的(implicated)则是寄生性手段。

第二层级中,寄生性手段分为意义和结构两类。前者再细分出命题性质和非命题性质两种。命题性质的手段跟示证标记或控制标记有关。作者赞同 Aikhenvald(2004:195)跨语言观察的结论:与意外表达相关的是非一手(non-firsthand)示证标记,如土耳其语示证标记“-mİş”。所谓的控制标记,作者举的是 Tsafiki 语中标记一致关系(congruent)的“yo/i”,二者通过互补分布来反映消息所含命题与说话人的世界知识是否一致,不一致自然会引发吃惊之情,因此“i”可以表示意外。非命题性质的意外表达主要包括:间接言语行为和传神表达,前者如下例(1)员工的两种回答;后者如下例(2)中的“that idiot”:

(1)老板:你被解雇了。

员工1:什么?你是认真的吗?

员工2:我被解雇了?!

(2) *That idiot John is late for the meeting.*

结构手段主要指像英语“Wh”感叹句、汉语“怎么”感叹句这样的情况；瑞典语的“take-V”结构属于可表意外的分析性标记结构。

非寄生性手段也分为两种：其一，语义的手段，包括信息结构标记（如感叹语调）、词汇手段（如汉语“竟然”）、语法标记（如 Nepali 语专用意外标记“rahe”）。其二，言语行为的手段，包括言语行为词（如英语“Wow、Boy、Holy”；日语“sugoi、masaka”以及句末助词“yo”；德语用于句首的“aber”、非屈折变化的“absolut”、强化算子“total、voll”、最高级“hammer”以及“auch、noch”等）、语力修饰语（如英语“surprisingly”）。其中，作者举的汉语例子让我们颇感费解，他认为“极品、就是、东西”是表示吃惊的言语行为词，但并没有对此做详细的例证和解释。

Rett(2012)把意外语义的表达手段分为独立性、混合性(mixed)、非独立性三种。其中，独立手段与 Peterson 的非寄生性手段相近，包括感叹语调、感叹语调 + 有标记的句法（如“(My,) What delicious desserts John bakes!”）、表意外的句子助词（如芬兰语“-pä”）、表意外的副词（如汉语“果然^⑤、竟然”）。而非独立手段大致相当于寄生性手段中的一种，主要包括示证标记（非直接示证标记）、与时体相关的示证标记等。Rett 没有就混合性手段做细致说明，但从举例看，跟 Peterson 的观点存在一些差异。如传神表达和德语强化算子“sau、total、voll”都属于混合性手段，但前者在 Peterson 框架中是寄生性的，而后者是非寄生性的。我们之所以在意这点，是因为：第一，目前尚未看到汉语相关研究将传神表达与意外之义联系起来的报道。除例(2)外，下例(3)中斜体部分也属于传神表达，b 句表达意外。

(3)a. The dog howled the whole night.

b. *The cur* howled the whole night.

第二，有学者尝试用“意外性”概念分析英语的一系列强化算子，如：“even/only（比预期多/少）、still/already（比预期晚/早）”，并认为它们都是意外标记（Zeevat 2009）。很显然，这种做法将“意外性”引入语义领域，涉及很多强化词(intensifier)甚至量化词(quantifier)。按照这一观点，汉语“连”字句、副词“都、还”等似乎也可以从这一角度进行分析，并通过“意外性”的平台与其他语言进行类型比较。

由上可见，Peterson 和 Rett 提及的意外语义的表现手段范围很广。他们的观点跟 Aikhenvald(2004)很接近，即所有语言都有表达意外语义的语言手段，但这并不能预设语言中确实存在一个意外范畴。英语和汉语都没有严格的语法手段来表达意外，而即便是在有意外范畴的语言里，语法化的程度也不完全一样，有的语言用完全独立的语法标记来表达，而有的语言则采用意外策略(mirative strategies)来表达，即非意外范畴在某些特定的语境下通过功能扩展而具有表达意外范畴的功能。经常发生功能扩展的有示证范畴、时体范畴等。据 Delancey(2012)介绍，目前很多其他领域的研究也都发现了与意外范畴之间的关联，如人称(person)、自主性(volitionality)、礼貌(politeness)等。

^⑤Rett(2012)将“果然”视为意外标记，值得商榷。审稿人也指出了这一点。从陈振宇、杜克华(2015)的论述来看，他们似乎与 Rett 观点一致，认为“果然”暗示与预期一致的事实有可能不会发生，现在发生了，因此令人吃惊。我们的观点是，“果然”是对于预期的某种可能性的事实性确认。例如：他们都想，来的时候仿佛离墙不远有一疙瘩土，像是一个坟。这是鬼，也是像他们一样背了一块毡子来割苜蓿的，死在这里了。这大概还是一个同乡。第二天，他们起来看，果然有一座新坟。（汪曾祺《羊舍一夕》）

四 汉语学界的相关研究

我们根据是否在国外相关研究背景下进行研究、是否以相关理论为指导,将汉语学界有关“意外”的研究分为有意识的研究和无意识的研究。

4.1 有意识的研究

有意识研究的突出特点是直接使用“意外范畴、意外标记”等概念。这类研究不多,主要集中在近于近三年。

Zhang(2013)认为,完成体标记“了”用于性质形容词后(这根绳子长了三公分)可表达非预期(unexpectedness),此时“了”是意外标记。Zhang 引述赵元任、吕叔湘等更早的研究已经关注到了“了”的这种用法,但这些分析并非在意外范畴的框架下展开。跨语言看,“意外”的确与完成体、过去时和过去完成体之间的关系密切(参看 Delancey 1997; Peterson 2013 等)。

王健(2013)介绍了南方方言来源于言说动词的意外标记,如上海话“伊讲”、闽南语“讲”、粤语“噏”等,他基本认同陶寰、李佳樑(2009)对“伊讲”语法化的分析,更进一步指出这类词大致经历了“言说动词>引述标记>意外标记”的发展过程。这一语义/语法功能的转变跟 Delancey(1997)、Aikhenvald(2004)等对很多语言的观察一致。北京话“人说”同样经历了“言说动词>引述标记”的语法化过程(乐耀 2013),但至少目前看来并没有发展为意外标记。方言研究中关注到意外范畴的还有宗守云(2015),他认为晋方言的情态动词“待”是意外范畴标记。

陈振宇、杜克华(2015)集中讨论“意外范畴在整个汉语语法系统中的地位、功能与运行条件”,展示了“意外”与疑问、否定、感叹之间的基本关系,作者试图解释汉语与其他语言中的相关语法现象,并寻求语法化背后的修辞语用机制。有关感叹句表示意外的用法,国外学者有比较细致的区分,如 Peterson(2013)指出,英语中感叹语调必然表达吃惊,因此属于非寄生性意外标记;而“Wh”感叹句只有带上感叹语调才能表示意外,因此属于寄生性意外手段。也就是说,不是所有的“Wh”感叹句都表达意外。汉语的感叹句也不必都表示意外,但二者之间的耦合机会自然比较多。例如,汉语中使用指示词、疑问代词/副词的感叹句,往往更容易和“意外”建立起联系(例如“这么多蚊子啊!”等)。即使是没有表征“意外”的词项或标记,有“意外”的感叹句和无“意外”的感叹句在语调上应该也有不同,这些应该可以通过实验来观察。另外, Hengeveld & Olbertz(2012)也讨论了意外与感叹之间的关系,认为二者共同点在于,对说话人来说,意外和感叹所表达的内容都是令人瞩目的(remarkable),但感叹是言语行为概念,而意外属于情态范围。更具体地说,感叹作为言语行为的语法化形式是特定句型,与陈述、祈使和疑问等句型的分布形成互补,而意外可跟不同的句型共现。

4.2 无意识的研究

还有一些研究虽未使用“意外标记”等概念,但都注意到了一系列与之相关的语言现象,并使用“意外、惊异、出乎意料”等对其进行语义描述。这些语言现象主要包括话语/语用标记、语气词、话题标记、助词等。

4.2.1 话语标记

在话语/语用标记的研究中,董秀芳(2008)、李宗江(2015)都提及了“意外类”标记。董认为“谁知/料、哪知道”等的意外用法是在反问句中形成的。李的研究更为系统,基于近代汉语事实,运用词汇化理论分析了“否定标记+心理动词(表意料、知晓、期望、认为)”向“意外类语

用标记”的演变。其他被认为可表意外的话语标记还有“别说、怎么”(韩蕾、刘炎 2007;邵敬敏 1996;邓思颖 2011;刘炎、黄丹丹 2015 等)。这些研究基本都是在语用层面进行的,十分强调否定、疑问与意外之义的密切关系。

4.2.2 语气词及意外表达的言语行为视角

用语气词传递意外之情不难理解。唐正大(2008)认为“他敢吃螃蟹呢”的“呢”表示出乎意料。进一步观察我们又发现,“呢”表示的意外有“言者意外”和“听者意外”之分。请看例(4):

(4)你看,她敢摸螃蟹呢!

只有当命题“她敢摸螃蟹”超出言者预期时,才会产出例(4)这个句子,这属于“言者意外”。这个句子不负责听者是否意外,因为听到这句话的人可能会有两种反馈,如例(5):

(5)a. 你才知道啊?(在听者预期内)

b. 真的呀!(在听者预期外)

而在下面例(6)中,“呢”表示“听者意外”:

(6)A:她敢摸螃蟹吗?

B:她敢生吃螃蟹呢!

按照听说双方共有的常识,“敢生吃”蕴含“敢摸”。既然例(6)A 说出“敢摸”,根据 Grice 的量准则,可以推理出 A 没有想到进一步的“敢生吃”,因此 B 的回答超出 A 的预期。很明显,“意料之外”是对听话人 A 而言的。

对上例(4)和(6)进行改写后发现,汉语典型意外表达副词“竟然”在言语行为参加者方面是有选择的,即它只能用于“言者意外”,不能用于“听者意外”。下例中“#”表示语境不适切:

(4')你看,她竟然敢摸螃蟹!(言者意外)

(6')A:她敢摸螃蟹吗?

B: #她竟然敢生吃螃蟹!(听者意外)

除“呢”外,已有研究也注意到一些其他表示意外的语气词。如“啊”表示的意外有强弱之分,弱意外趋向于揣测问,强意外趋向于语用否定(金智妍 2011)。“啊”所表达的意外是否有言者与听者之别,还需要进一步考察。

另外,陈垂民(1993)提到,闽南话语气词“去”(脚互被滚水烫去)表示意外遭受。从作者提供的材料来看,语气词“去”跟做结果补语的“去”有关,这似乎与 Hengeveld & Olbertz(2012)推测的“结果体>意外标记”途径不谋而合。汉语有着丰富的语气词系统,语气词与“意外”表达大都和强化相关,即传统语法研究中所说的强调等,因此二者的交叉与耦合应该比较常见,也不难预期在方言中会有较为广泛的分布。

4.2.3 话题标记和助词

其他方言研究中的相关报道主要集中于话题标记和助词。如湖南衡阳话用于句中停顿的“是”表示“下文所述是出乎意料之事,或不愿它出现而偏又出现了的情况”(黄伯荣主编 1996: 558)。上海话使用话题标记“倒”时有跟预期情况不同的含义。据我们的初步观察,“倒”与意外标记“伊讲”功能不同,借用比较现成的语义分类(Aikhenvald 2012)来观察,“倒”属于反预期,而“伊讲”表示突然发现、始料未及和吃惊。我们通过下面例(7)来说明二者的差异。

(7)(情景:在一个不起眼的小饭馆吃饭,上来一盘菜,尝了一口,说)搿搭个菜倒蛮好吃。

对于饭菜来说,[好吃]、[不好吃]都是默认的预期值。在言者看来,不起眼的小饭馆很可能做不出那么好吃的饭菜,“倒”标记了与预期相反的事实。再看例(8):

(8)(情景:在饭馆吃饭,上来一盘菜,夹了一筷子,发现有条虫,说)搵个菜有条虫伊讲。

常规情况下,[有虫]、[没虫]不会在人们对饭菜的默认预期范围之内,属于非预期(non-expectation)范围,是说话人突然发现的事实令他吃惊。

除话题标记外,西南官话柳州话中表性状改变的助词“去”(他把积木推跌去了)往往带有非预期和消极的不如意的色彩(易丹 2015)。

4.3 小结

由上可见,汉语学界对意外语义表现手段的研究在普通话、方言领域都有涉及,尽管这些研究比较零散且为数不多。学者们对此课题的关注并非完全受西方语言学相关研究的影响,而是基于一个无可辩驳的语言事实:汉语存在一系列与意外语义表达相关的语言现象。然而,我们对这个问题的认识还不够全面。这些表达手段的性质是什么?它们的意外之义是衍推还是蕴含而来的?若为后者,何种条件下会蕴含意外?或者说,哪些范畴会功能扩展出意外用法,其扩展途径怎样?毫无疑问,用来表达“意外”这一语义概念的手段是丰富的、多层次的,这不可避免地涉及语言符号的多功能性问题。而在这些多功能之间,哪些是“本职工作”,哪些是“兼职”,可能需要重新认识。对于不可避免的“兼职”现象,设立“意外”这个语义范畴无疑是有意义的,它也更体现了汉语的多功能语法手段的特点。例如表达完成体标记的“了”是在什么样的语法环境中诱导出了表意外的功能等等。

五 余论:意外范畴与反预期范畴

Aikhenvald(2012)关于意外范畴的语义分类中有始料未及和反预期,这就跟“预期”概念有了纠葛,始料未及可粗略对应于“非预期”。

谷峰(2014)总结了汉语表反预期信息的六种手段:连词(反而)、插入语(谁知)、副词(竟然)、句式(让步复句、“连”字句、问原因的“怎么”句)、语气词(呢、啊)、语序(吃多了 vs 多吃)。显而易见,在意外范畴内讨论的语言现象与反预期范畴有明显的交叉。已有学者注意到这点,陈振宇、杜克华(2015)认为二者都研究与说话者预期相反这一主观意义,但存在三点不同。然而,他们提及的“意外只管与说话者预期相反”这一概括还是根据 Delancey(1997)的定义,没有注意到 Aikhenvald(2012)、Hengeveld & Olbertz(2012)等的最新发展。另外,他们认为应该把意外范畴和反预期范畴的长处结合在一起,“既从语用语义修辞角度讨论,又从类型学角度讨论”,但问题是这两种研究角度本身不是对等关系;类型学的研究方法不可能脱离语义、语用等领域。再者,作者认为“反预期着重语用意义,也关注逻辑语义”,“意外更强调句子范畴的一面”,而文章讨论的感叹、疑问等句型表示意外恰恰都是由语用推理而来的。

从 Aikhenvald(2012)细化出的 5 种语义来看,“意外”包括了“反预期”和“非预期”两种。同为“反预期”,意外范畴内的反预期范围要小很多,而且有较为特定的内涵。下面例(9)是意外范畴内“反预期”的例子。其中“sa”被标注为反预期标记,略似于汉语“我竟然喜欢狗!”:

(9) *ga-ta = sa* *khwi ga po*
enjoy-IMP.F, MIR=CNTREXP dog FOC.PL
'I like dogs [against my expectation, as new information]'

再如下面傈僳语的例(10),*le²¹*被标注为带有意外范畴义的疑问标记。译文后的说明文字明确指出其反预期的性质:

(10) *na²¹ ba³⁵ la³³ le²¹*

2PL father come Q.MIR

‘Did your father come [the speaker expected that someone instead of the father would come]?’

上面两个例子都是以单句呈现的,有显性的、稳定的标记,是较为典型的意外语义表达,其语用涵义是隐性的,即反预期。也就是说,意外和反预期是不同角度的概念,在上面的例子中,二者是融合的。但正如上文所引谷峰(2014)的归纳,反预期范畴的表现形式多种多样,包括连词“反而”、转折、让步等复句,这些反预期并不一定表达意外,因为它们直接将预期和反预期明确表达出来。既然表达了出来,就不是“意外”(意料之外)了。在 Peterson(2013)、Rett(2012)的框架中,转折、让步复句等都不属于意外语义的表达手段。当然,意外语义一般都会蕴含一定意义上的“预期”,但首先,该预期一般不会说出来,而是以一种默认的“常识”或“世界知识”隐性存在;其次,正如上文例(7)、(8)所示,意外句可以是反预期,也可以是非预期。

综上所述,我们对于意外范畴和反预期范畴之间关系的看法是:不是所有的反预期都表示意外;意外可以是反预期的,也可以是非预期的。就二者经常出现的语法层次来看,反预期范畴会涉及到篇章层面,而意外范畴主要在句子层面。

参考文献

- 陈垂民 1993 闽南话的“去”字句,《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3期。
- 陈振宇、杜克华 2015 意外范畴:关于感叹、疑问、否定之间的语用迁移的研究,《当代修辞学》第5期。
- 邓思颖 2011 问原因的“怎么”,《语言教学与研究》第2期。
- 董秀芳 2008 反问句环境对于语义变化的影响,《东方语言学》第2期。
- 樊青杰 2008 现代汉语传信范畴研究,北京语言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 谷峰 2014 汉语反预期标记研究述评,《汉语学习》第4期。
- 韩蕾、刘炎 2007 话语标记“别说”,《宁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第4期。
- 黄伯荣主编 1996 《汉语方言语法类编》,青岛出版社。
- 金智妍 2011 《现代汉语句末语气词意义研究》,复旦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 李宗江 2015 近代汉语“意外”类语用标记及其演变,《汉语史学报》第15辑。
- 刘炎、黄丹丹 2015 反预期话语标记“怎么”,《语言科学》第2期。
- 强星娜 2008 知情状态与直陈语气词“嘛”,《世界汉语教学》第2期。
- 邵敬敏 1996 《现代汉语疑问句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 邵明园 2014 安多藏语阿柔话的示证范畴,南开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 唐正大 2008 了然于心·预料之中·出乎预料,《东方语言学》第2期。
- 陶寰、李佳樑 2009 方言与修辞的研究界面——兼论上海话“伊讲”的修辞动因,《修辞学习》第3期。
- 王健 2013 一些南方方言中来自言说动词的意外范畴标记,《方言》第2期。
- 易丹 2015 柳州话中“去”的一些特殊用法,《语文建设》第4期。
- 袁毓林 2008 反预期、递进关系和语用尺度的类型——“甚至”和“反而”的语义功能比较,《当代语言学》第2期。
- 乐耀 2013 论北京口语中的引述类传信标记“人说”,《世界汉语教学》第2期。
- 宗守云 2015 晋方言情态动词“待”及其否定关联和意外性质,《中国语文》第4期。
- Aikhenvald, Alexandra Y. 2004 *Evidentialit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Aikhenvald, Alexandra Y. 2012 The essence of mirativity. *Linguistic Typology* 16(3):435—485.
- Bybee, Joan, Revere Perkins & William Pagliuca 1994 *The Evolution of Grammar: Tense, Aspect, and Modality in the Languages of the World*.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Chafe, Wallace L. 1986 Evidentiality in English conversation and academic writing. In Wallace L. Chafe & Johanna Nichols (eds.) *Evidentiality: The Linguistic Coding of Epistemology*, 261–272. Norwood, NJ: Ablex.
- Chafe, Wallace L. & Johanna Nichols (eds.) 1986 *Evidentiality: The Linguistic Coding of Epistemology*. Norwood, NJ: Ablex.
- DeLancey, Scott 1997 Mirativity: The grammatical marking of unexpected information. *Linguistic Typology* 1(1):33–52.
- DeLancey, Scott 2001 The mirative and evidentiality. *Journal of Pragmatics* 33(3):369–382.
- DeLancey, Scott 2012 Still mirative after all these years. *Linguistic Typology* 16(3):529–564.
- Ekman, Paul 1980 Asymmetry in facial expression [letter]. *Science* 209:833–834.
- Friedman, Victor A. 2012 Perhaps mirativity is phlogiston, but admirativity is perfect: On Balkan evidential strategies. *Linguistic Typology* 16(3):505–527.
- Hengeveld, Kees & Hella Olbertz 2012 Didn't you know? Mirativity does exist! *Linguistic Typology* 16(3):487–503.
- Hill, Nathan W. 2012 "Mirativity" does not exist: *hdug* in "Lhasa" Tibetan and other suspects. *Linguistic Typology* 16(3):389–433.
- Izard, Carroll E. & Carol Z. Malatesta 1987 Perspectives on emotional development I: Differential emotions theory of early emotional development. In Joy D. Osofsky (ed.) *Handbook of Infant Development*, 494–554. New York: Wiley.
- Kim, So Yong & Krasimira Aleksova 2003 Mirativity in Korean and Bulgarian. The third international academic conference of KACEES.
- Lazard, Gilbert 1999 Mirativity, evidentiality, mediativity, or other? *Linguistic Typology* 3(1):91–109.
- Palmer, Frank R. 2001 *Mood and Modalit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Peterson, Tyler 2013 Rethinking mirativity: the expression and implication of surprise. http://semanticsarchive.net/Archive/2FkYTg4O/Rethinking_Mirativity.pdf
- Rett, Jessica 2012 Miratives across constructions and languages. http://cusp.ucsd.edu/pdf/rett_h.pdf
- Zeevat, Henk 2009 "Only" as a mirative particle. In Arndt Riester & Edgar Onea (eds.) *Focus at the Syntax-Semantics Interface*. Working Papers of the SFB732, Vol.3, University of Stuttgart.
- Zhang, Niina N. 2013 Encoding unexpectedness by aspect inflection. *Concentric: Studies in Linguistics* 39(1): 23–57.

A Review on the Category of Mirativity

Qiang Xingna

Abstract Issues concerning the category or concept of mirativity, empirical or theoretical, have been drawing considerable attention of linguists in and beyond China. The vagueness and the consequent controversies, however, remain noticeable especially among Chinese researches. The article endeavors to clarify the very categorical meaning and coding strategies regarding the semantic value of mirative and mirativity by reviewing the existing literature. Comments and thoughts are also provided on the existing and anticipated researches of the related issues in Chinese languages including various dialects.

Keywords mirativity; counter-expectation; evidentiality; epistemic modality

(强星娜 100083 北京语言大学汉语学院)
(责任编辑 王正刚)